

蟋蟀独知秋令早

“蟋蟀独知秋令早,芭蕉正得雨声多”。不知不觉秋来到,风儿划过墙头,扰了庭院的清梦,躲在墙角的蟋蟀慢慢地低吟浅唱起来。

蟋蟀是个寻常的小虫子,又名“蛩”和“促织”,在村庄和野外常常可见。它清悦脆亮的叫声,从古至今,曾撞进文人骚客的耳里、心里,继而跌进了他们的诗词里。

蟋蟀,早在距今2500年前的《诗经》中,便客串了一把。《诗经·唐风》中有《蟋蟀》篇,其诗曰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”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逝”等,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有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可见,蟋蟀是一只只有故事的秋虫。

第一天听它唱歌时,一直担心自己的脚步,又感觉它是在甬道的绿植丛中,寂寞地趴在木槿树下在歌唱。可是没几天感觉歌声愈来愈近了,起身查看判定:不知什么时候,也不知它以什么特殊的方式,早已潜入我最喜欢的那株怒放的月季花下安家了,得意扬扬地间歇歌唱着。

对蟋蟀太熟悉了,它曾给我童年的时光带来过无限的快乐。



小时候经常掂个小瓶,跑到离家好远的田地渠沟旁,像是一个职业探秘者似的,小心地翻开沟沿上一块块泥土,凭着感觉,循着声音,既惊又喜地寻觅、捕捉这些通体黑亮、会蹦会叫的小虫,带回家中放在院子里追戏,稍不留神,就成了母亲养的母鸡欢喜争啄的美食。

最过瘾的莫过于斗蟋蟀了!我们搬来家里的大瓦盆或是大木盆,在晒谷坪摆开战场,将捉来的蟋蟀放入盆里。没有马尾和马鬃,就扯来牛尾巴毛作“引须”,用以挑逗和驱赶蟋蟀,惹怒它们。当两雄相遇,一场激战就开始了。

树荫下,平地上,一帮小顽童

趴在地上,将自己养的蟋蟀拿出来“比武”,兴趣盎然,就像现在的孩子看奥特曼大战一样。胜败者蟋蟀乃胜败者主人,一沮丧,一得意,全都写在主人的脸上。这场景,很像是丰子恺画的儿童生活漫画,童心、童稚和浓得化不开的儿童生活气息,跃然纸上。

秋收时节,山村的秋夜,天高露浓,一弯月牙在西南天边静静地挂着。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,是那么幽暗,银河的繁星却越发灿烂起来。田野随着季节的转换和作物的交替成熟,如同闪烁的宝石似的变换着绚丽的色彩。沉甸甸的谷穗垂着头,成熟的苞米咧着嘴,露出金黄的牙齿,地瓜把土垄拱得四下裂着大缝。月光下,照着枝叶顶端包裹着的玉米,像是花苞一样丰硕饱满。此呼彼应地响着蟋蟀“唧、唧、吱”的欢叫声,这是它们在欢唱秋收的赞歌啊!

我故乡农人把蟋蟀叫作“兆鸡。”家乡的山野草地,肥田沃土的绿色原野,农家房前屋后的瓦砾堆,菜园地头、果园的篱笆、土屋的墙缝,都是蟋蟀理想的居住处所。农人热爱它,人与蟋蟀,和谐相处,其乐融融。

陆明华

天凉了,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

天凉了,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。它从梧桐枝头松开手,像一只倦了的蝴蝶,落在我肩头。叶柄薄而脆,脉络清晰。秋天就这样来了,没有预告,没有仪式,只轻轻地落了一肩。

我穿上外套出门。巷口的银杏还没黄透,只在树梢泛了一圈淡金。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热气,老板娘往炉膛里添柴,见我一笑:“天凉了,多吃点。”白汽扑面而来,像一句热乎乎的话。

我沿老街慢慢走,踩着沙沙响的叶子。两个小学生迎面跑来,踩得枯叶脆响,笑声滚了一路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——有落叶,有凉风,有烤红薯,烫得左手换右手,咬一口,甜到心头。

菜市场门口,卖板栗的小摊前站着几个人。摊主挥着铁铲翻炒,板栗在沙里翻滚,壳渐渐裂开,香气弥漫半条街。

修鞋摊上,老师傅戴着老花镜,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。一只黄狗蜷着身子睡着,尾巴盖住鼻子。夕阳斜照,把狗的影子拉得老长,温顺安静。

黄昏时分,风大了些。又有几片叶子飘下来,落在修鞋摊上、落在板栗摊旁、落在赶路人的肩头,从容得像秋天说了无数遍的话——万物自有归期。

入夜,我走到河边。一轮新月挂在树梢,清清冷冷,像一枚深秋的印章。灯光在水里碎成一河星子。我站在桥头,想起祖母总在这时喊我回家吃饭,声音穿过长巷,穿过暮色。如今她走了,巷子也拆了,可每到秋天傍晚,那一声呼唤仿佛还在风里飘着。

路过修鞋摊,老师傅正把一只鞋底翻过来,用锥子扎透,再从另一面穿出线头。动作干净利落,不像一个老人该有的手速。他做这一切时旁若无人。我想开口说句什么,终究没有说。万物有它自己的秩序,不必问,也不必等答案。

秋风又起,我紧了紧衣领。口袋里半袋板栗凉了,摸出一颗,剥开,放进嘴里,还是甜的。秋深了,日子还在慢慢过。这人间值得我继续走下去,一路落叶,一路灯火。

林怡静

时光流转 且去寻秋

第一缕秋风扫过时,庄稼地正悄然将绿长衫换成金流苏。夏天的尾巴被轻轻剪断,是时候去田野间亲近自然、聆听乡音,寻回内心深处封存的一缕清欢了。

田间地头里,秋的脚步欢实。我的视线被那片铺天盖地的青绿震撼了。玉米秆笔直挺立,沿着田埂整齐延伸,像一支接受检阅的“植株方阵”,叶片层层叠叠,金黄的玉米棒腰身粗壮,籽粒裹在层层绿衣里像娇气的公主。花生秧匍匐着铺满田坎,叶片密密匝匝地贴在地面,晕开一片温柔的绿毯,果实深埋于泥土中。大豆藏在叶缝里,肚子圆滚滚的,似乎要将憋了整个夏天的悄悄话,一股脑地倾诉。“当年不肯嫁春风,此刻却想追秋风”。

万物在夏季生长,在秋季成熟。这时,我想起小时候爷爷说过的话:“地里的果实,都是土地递给秋的收成,带着庄稼人沉甸甸的汗水,有了这些咱们心里才踏实。”我在田埂间走走停停,指尖抚过饱满的果实,鼻尖萦绕着谷物的甜香、泥土的清醇,顿感周身裹着大地沉淀的绵力,就像儿时偎依在母亲怀中那样。

在山野寻秋,寻一份本真。太阳散向山坡,苍翠的杉木、柏木层叠交错,浓密的香樟清香扑鼻。野板栗树垂着浑身尖刺的栗苞,像螃蟹的钳子。不远处的灌丛里,刺梨通体金黄,密密麻麻排列着,树下两个学生模样的小伙,拿着木棍轻轻拍打,小刺球便“簌簌”滑落。只听到他们嘴角微动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数着数着,忽然停了下来,其中一个轻扶眼镜、拍拍脑门,自嘲道:“哎呀,昨晚没睡好,又数岔了!”这可乐的一幕把我也逗笑了。

时光流转、且去寻秋,寻一段窖藏的时光、寻一缕封存的清欢,把它轻轻地钤在心底。

彭功智

品秋

郭永福

秋风里,
翩翩枫叶醉如蝶
轻舞在收获的季节,
秋姑娘
将成功的喜悦
带到我们的身边
品味秋天,
总会吟唱爱的诗篇
那就是心灵的呼唤
为爱歌一曲
缠缠绵绵
秋也许就藏在
金灿灿的稻穗上
也许藏在
火通通的柿子里
也许藏在
绿油油菜地间
秋风一吹,
树上的叶子
像一只只蝴蝶
慢慢地
落在地上
给大地铺上一层
金色的地毯